

# 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辑

第五輯

(内部读物)

# 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辑

## 第五辑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資產階級社會學資料選輯**

第五輯

《哲學研究》編輯部編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1965年12月第1版

1965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統一書號：2074·323 定價：0.64元

## 編者說明

本书是《資產階級社会学資料选輯》第五輯，选的是霍沃德·斯科特等：《技治主义入门》，諾尔曼·克欣斯：《近代人报废了》，刘易斯·芒福德：《求生綱領》，詹姆斯·伯納姆：《原子弹的政治后果》。这四种书，出版時間先后不一，有的（第一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有的（后三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但它們的共同之处是夸大科学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并以此为資本主义社会制度和帝国主义政策辯护。通过这几种书，大致可以看出这种論調在 50 年代以前演变的某些情况，因此我們把它們合为一輯出版。

霍沃德·斯科特(Howard Scott)，美国人，生卒年不詳。工程师，20 年代和 30 年代技治主义者的領袖。《技治主义入门》是 1929—1933 年經濟危机时期技治主义者所出版的宣传他們的主张的小册子中比較重要的一种。

諾尔曼·克欣斯(Norman Cousins)，美国人，1912 年生于新泽西州。1934 年起，历任《紐約邮报》、《当代历史》、《星期六文学評論》、美国广播公司国际关系組等报刊或宣传机构的編輯职务。1943 至 1945 年担任美国战时情报局海外組編輯部主任；同时搞所謂“世界联邦”运动，曾一度担任运动的执行委员会的副主席。本书之外，还有《良好的遗产》、《民主的机会》(均 1942 年出版)等。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美国人，1895 年生于长島的弗拉兴。1920 年以后在美国各大学担任讲师、教授等职务。他的主要工作是对技术与文化、建筑与城市规划等方面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主要著作有《艺术和技术》(1952)、《历史上的城市》(1961)、《城市文化》(1938)、《人类的前途》(1955)、《技术和文明》(1934)、《以精

神健全的名义》(1954)、《生存所需的价值》(1946)等二十余种。《求生綱領》是《生存所需的价值》一书的一部分,但又曾以单行本形式出版,我們是根据单行本翻譯的。

詹姆士·伯納姆(James Burnham),美国人,1905年生于芝加哥。社会学家,大学教授。早年是托洛茨基分子,后来在美国被称为新法西斯主义者。他在1941年出版的《管理者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一书是他的技治主义思想的代表著作。此书因国内将有中譯本出版,这里不再譯載。除此之外,重要著作还有:《权謀家》(1943年)、《为称霸世界而奋斗》(1947年)、《共产主义即将到来的失败》(1950年)、《遏制还是解放》(1953年)、《顛复的罗网》(1959年)等。这里选譯的《原子弹的政治后果》一文是《为称霸世界而奋斗》一书的第三章。

本书系内部讀物,公开引用譯文时,不得引用本书名;請仍用原书名,并請复查原文。

由于我們人力和水平有限,本书在翻譯、編輯等方面可能有不少缺点,敬希讀者指正。

《哲学研究》編輯部

1965年6月

# 技 治 主 义 入 门

[美国]霍沃德·斯科特等著

民 清 译

# Introduction to Technocracy

By Howard Scott

and Others

with an introductory statement

by the

Continental Committee on Technocracy

and a selected reading list for laymen

from the literature of science

London

John Lane the Bodley Head Ltd.

First published in 1933

根据伦敦博德萊·海德有限公司1933年版譯出

## 序

科学方法对于管理一个秩序井然的社会的重要性之日益得到公认，促成了技治主义大陆\*委员会的创立。委员会现在提出有关技治主义研究组工作的这第一个正式文集，旨在就这一如此广泛——而在很大部分上又如此不确切地——讨论的题目，向公众提供可靠的知識。

本书虽然篇幅不大，涉及范围也并不周詳，但就技治主义的研究活动及其社会意义而論，本书应被认为是代表技治主义的正式立场的。第一篇收入了未出版的技治主义预备报告中的許多材料，并增添了許多既新穎又重要的材料。已經竭尽一切努力来保証叙述的确切性；至于所提出的結論，則应当抱着从现有事实材料和日益增多的技治主义記錄中精心求得这些結論时所抱的同一客观精神来讀。

第二篇是霍沃德·斯科特(Howard Scott)先生写的。我們促請讀者，把这一篇作为对于理解技治主义针对管理一个拥有现代工业设备的大陆区域这一问题的看法來說，看成是很基本的。

鉴于专論技治主义的資料的缺乏，就采取指明技治主义由以无拘无碍地得出它的原理和方法的來源的办法，所以列入了一个科学书籍的簡短书目。必須清楚地弄明白，这个书目是考虑到普通讀者的需要而編制的，因此它既不是完备的，也不是最后的。有科学根基或技术素养的人，根据这里提出的启发，就能够容易地加以补充和扩大——这也是技治主义本身希望将来要做的事。同时，如果它能促发全部必要性来对那些正在取代許多过时的——但依旧是正統

---

\* 指北美洲。——譯者



的——經濟学和社会学思想方法的基本科学概念获得一种健全的知識的話，这个书目就算达到目的了。

列入“基本定义”这短短一小节，为的是帮助讀者熟悉书中提到的基本概念。

本书版稅收入用作哥倫比亞大学正在举办的技治主义北美能量調查团的行政开支。

技治主义大陆委员会向公众提供这本书时，有着这样一个了解：它应该被看成仅仅是技治主义作为一个研究团体随着它的工作进展将要出版的各种技术报告的入门。

技治主义大陆委员会

## 若干基本定义

“我常讲，如果你能测量你能說到的东西，你就对你的主题知道点什么了；但是，如果你不能测量它，你的知識就是貧弱和不能令人满意的。”

凱尔文(Kelvin)勳爵

“在自然科学中……第一步是給我們把它作为叙述主题的物质系統下个清楚的定义。这个系統可以具有任何程度的复杂性。它可以是一颗简单的物质粒子，一个大小一定的物体，或任何数目的許多这种物体，也可以甚至扩大到囊括整个物质宇宙。”

詹姆斯·克勒克·麦克斯韋 (James Clerk Maxwell): 《物质和运动》

\* \* \*

**质量:**一个物体所含物质的量；或者，更确切点說，对于一个物体所表现的态的变化的抵抗程度。（而重量則是地球对这一物体的吸引力的表现。）

**运动:**位置的变化（一物体相对于他物体而言的位移）。位移的測定包含有两个量：在已知各点之間通过的途径的长度，和这一途径从原点到終点的方向（向度）。

**力:**改变或趋向于改变一物体的静止态或匀速运动的东西。力只有通过这种改变才能被发觉或被測量。

**能:**一个物体或物质系統做功的本領。**动能:**一个物体由于它的运动而具有的能；概括为  $K. E. = \frac{1}{2}mv^2$  这一公式，其中  $m$  是物体的质量， $v$  是它的速度。**位能:**一个物体由于它的位置或位形而具

有的能。(如瀑布頂点的水、一个在地面以上悬空的物体、拉紧的繩或繞成圈的彈簧等情況。)

**功:**当一个力的施力点在它施力的方向上移动时,就說这个力做了功(柯克斯[Cox])。詹姆斯·克勒克·麦克斯韋表达得更加概括:功就是“从一物体或物质系統到另一物体或物质系統的能的轉移。給出能的那个系統就叫做对收到能的系統做了功,而第一个系統所給出的能的量永远恰恰等于第二个系統所收到的”。記住,在实践中,必須扣除由于磨擦、空气阻力和热而生的“損失”;但是,这些損失加到有效地轉化为功的能的总量之上,永远等于原来消耗的总能量。

**功率:**一个物体或物质系統在单位時間內所做的功的量。簡括言之,就是做功的时率。在所有关于任何种类物质設備的运行的討論中,必須清楚記住功率的这一科学定义:談到“功率”而不表示功这个因素和時間的自然大小之間的关系,都是不对的。

## 牛頓(Newton)的运动三定律

一、一切物体繼續处在靜止状态或直綫的匀速运动之中,除非受到外加的力而被迫改变这个状态。(这是伽里略[Galileo]的慣性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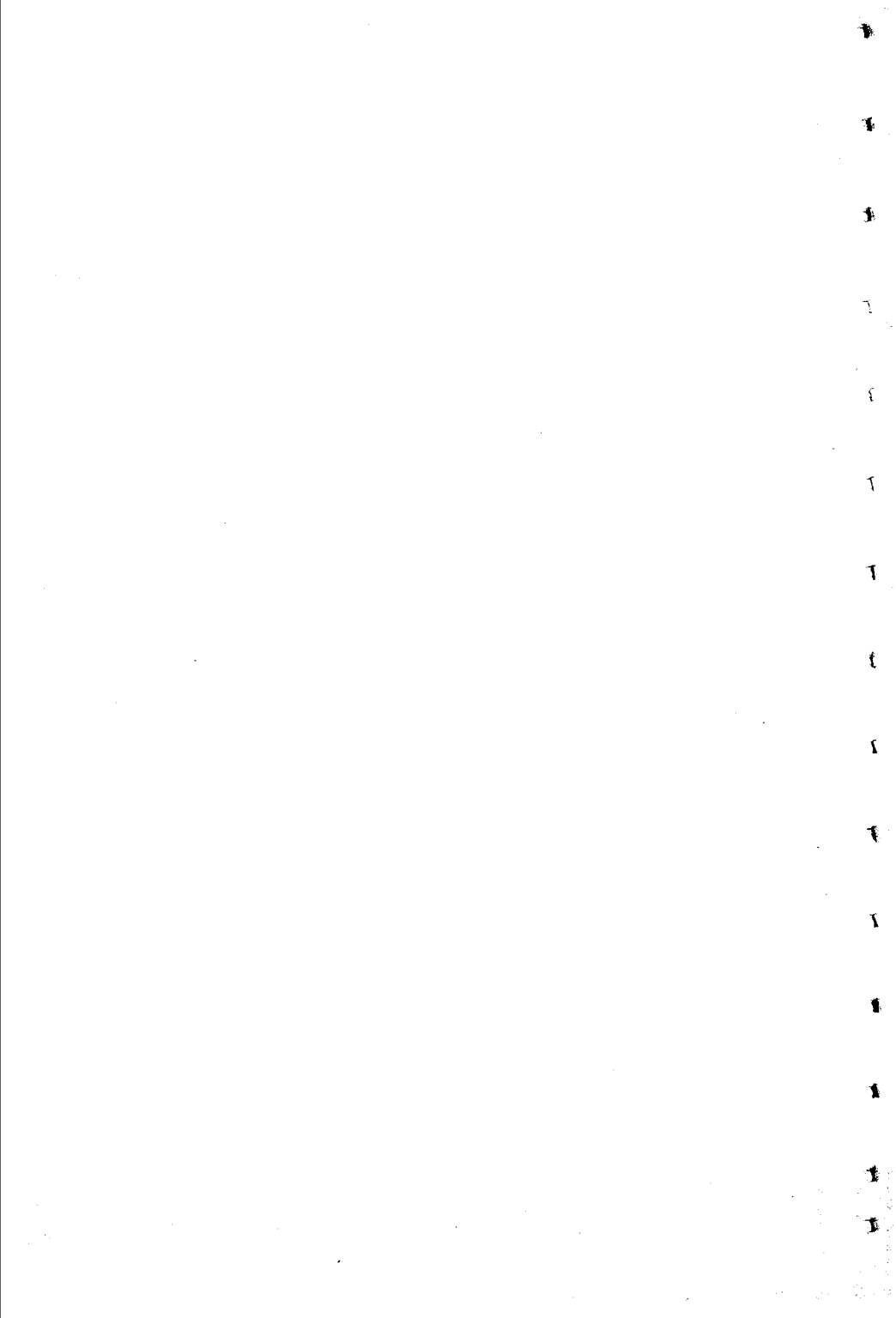
二、运动的改变同外加力成正比,并在該力的方向上发生。(从这条定律得出測量力的方法,力只有在与一物体的状态改变的关系中才能被观察出来。)

三、每一个作用都有一个相等而相反的反作用。(这是說,所有的力都具有应力的性质,即它是两个物体之間的一种相互作用。如果沒有要克服的慣性或阻抗,力既不能存在,也不需要。)

## 两条热力学定律

一、一个物体或物质系统的总能量，是諸物体的任何相互作用不能予以增减的量，虽然它可以被转化为能所能采取的任何形态之一(克勒克·麦克斯章)。这就是伟大的能量守恒原理。凡是想胜过或违犯这条原理的企图，都属于头等的永恒运动之流。

二、一个物质系统的总能量(包括它的热在内)倾向于变成均匀地分布于这个系统的全部粒子之间。这个过程被描写为“单向的和不可逆的”，而且，从这个系统的任何测得准的能量状态(energy state)(如果不引进测不准的外力)，有可能计算出这个系统“下一个概率最大的状态”。能的完全分布或均分的最終状态叫做该系统的最高熵。正是这条定律，在当代物理理论中被看作是概率论的一个特殊情况：一个物质系统在任何时刻的状态乃是它由以组成的諸粒子的组合(个别地是测不准的)状态的统计学表现。



# 第一篇

## 技术家对不景气的看法

象一件柩衣那样籠罩在基督教各国人民头上的惊惶失措的状况和万事徒劳的心情，通常被归咎于世界大战和奇异的和平，这个和平是根据那标志着大战暂告結束的两败俱伤而孕育出来的。这两大事件被看成是直接的因由，它們既引起了十年紅运，也引起了这个十年在“价值”的惨重潰敗中的崩溃，这些“价值”还在日复一日地以“看涨”、“看跌”、“持平”的三列纵队在操演着分列式。

但是，人人皆知，还有着世界大战和不稳定的和平由以展开的更深远的事件。于是，历史家、政治家、哲学家、經濟学家、銀行家、商人和政客就来探索背景，寻求“根本”原因，并以他們对自己的探索所作的互相冲突的說明来討論这些原因。这样一来，我們就受尽令人惊惶失措、晕头轉向的各色事件和各派见解的折磨。

既然生活在二十世紀，看来这些探索过去的人会在二十世紀的观点指导之下去进行工作的。但是，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发生的却是，流行观点涉及一个极端广泛而其界綫在迅速变动的思想領域。而在它的限界以內，曾經在异教徒的古代指导人的行动的那些古老原則（思想习惯），仍然在起作用。我們还是按照中世紀煩瑣哲学家的方式来作純凭理性的說明和进行辯論：我們根据早在中欧手工业行会时代就已經定型的公理、公平、正当、义务、信念、好尚的原則来思維和行动。

可是，一个半世紀以来，在工业活动領域里，一系列不断变化的物质因素以加速度展开了。在这些迅速变动的技术变化被采用的同时，既独立不倚、也在这种采用的影响之下，发展出了一种观察事

实和事件以及对待其范围有增无已的諸多問題的新的就事論事的方法——現代的科學觀點。

十八世紀見到了動力機的採用，它最初被設想為工匠的手工操作的延長。十九世紀末見到了機器過程在工業體制中占居統治地位，並改造着人們思想的習慣和方法。本世紀初標志着現代的連續技術生產過程在科學的指導下得到採用和加速興盛。在這個新的工業秩序之下，機器不再被設想為手工工具的延長；它變成事件程序中的一個能動的機械要素，這些事件的路向和速度早已嚴格按照科學的準確數量計算而布置和安排定了。從事科學探索和技术研究的人，同那些直接应用技术的人一樣，逐漸不再根據一個既定原因所具有的那種會造成相仿結果的高明效率來進行思考；他們開始根據過程來思考了。

說明事情的現狀的工作自然而然地落到那樣一些人手上，這些人的利益和心事，圍繞着不在所有權制度、連同我們那個以金錢估價和憑金錢定好尚規准的體系團團轉。他們依據這個制度，依據它的體系以及支持這一体系的信條和信念的範圍來說明現在。由此可見，無論是這些企圖如此說明現行局面的人也罷，無論被召請來對此局面有所作為的人也罷，都來自同技術和科學的思想和活動最風馬牛不相及的各行業，而使最近半個世紀同作為其背景的那個悠長時期相區別並使它獨具特色的，正是這些思想和活動。

不過，科學界和技术界人士同樣也關心共同福利的現有的朝不保夕的狀況和認為萬事皆徒勞的一般氣氛。他們居然把注意力轉向現行事態由以展開的因由，這是不足為奇的。他們居然對於此應當做些什麼發生興趣，這也沒有什麼奇怪。

他們拜讀過歷史家、政治家和經濟學家不斷援引事情的“正常”路向所作的說明。在科學家看來，這樣死抱住事物的“正常”路向或事件的否極泰來的進程，就不會對所提出的解釋作任何認真的考慮。這些科學家和技术家也不明白，為什麼所有這些探索者竟要永遠為所有權和金錢價值的諸多事實奔忙，却完全忽視正在技術過程中發

生的变化的加速度。他們并不懂得关于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流行的說明，也不懂得关于对此应当做些什么的建議。因为所涉及的事实和事件的范围，完全处在他們出于自己的利益而关心的事实和事件的范围之外，那就是工业技艺状况变化的加速度和相应的能量变换的加速度。在那些就事論事和依靠数量测量的人看来，既然他們拥有关于我們的能源和我們使之轉向謀取共同福利的方法和手段的知識，那些指望好景复归的建議根本是隔靴搔痒。

在对于事情和事件的領会当中，已經产生了一道鴻沟。在从事科学研究和技术生产的人士当中通行的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字眼、詞句和概念，对于那些从事商业、市场事务的人，或者对于那些指揮公司、州或全国金融事务的人来讲，沒有任何意义。同样道理，对于那些习惯于物质和功的准确数量测量——即习惯于能源和能量变换的数量测量——的人，也就是对于那些同平衡負荷 (balanced load) 問題打交道的人說来，关于“价值”、关于不断波动的价格、关于金本位、关于变动的利率、关于同时是負債項目的金錢財富項目的流行議論，只不过是一些指望对那些阻止他們去做工作的因素进行一番重新調整的議論而已。要知道，一个现代技术家并不把生产看作在某一点——这一点可以确定为定出了在船上交貨价格的全套設備——結束的过程。如果生产出来的貨物不能被使用，生产就是沒有意义的活动了。因此，他們把生产和分配的問題看成是一个单一的問題——(数量上)平衡負荷的技术問題。

通过无数的書籍、杂志、报纸、會議报告和討論报告，关于什么带来这个不景气的事态以及对此應該做些什么，政治家、銀行家、經濟学家、商人和哲学家說了些什么，我們都熟知了。虽然科学界人士偶然也探索一下过去的一般領域并曾对现在发表过意见，而技术界人士却还没有說什么話。既然技术家在现代工业領域里身居舞台中心，我們可以好好地請他指点指点：当他探索背景时有什么发现，当他以他那就事論事的方式注视现行事态时又有什么发现。

当技术家探索过去时，他的兴趣自然而然地集中在那样一些确



凿有据的事项上，这些事项揭示出人把周围环境中的事物利用起来时所用的方法——技术。考古学的記載所提供的他能利用的东西是比较少的，因为考古学家迷恋的是别的东西，而不是工业技艺状况、一定情况下可用能源的数量测量和人能以把能轉化为使用形态的各种比率之間的数量关系。即使如此，他已經能够从考古学探索的片断和科学家的較新探索，就工业技艺的演变状况和人把周围环境的能源利用起来的日益展开的能力的数量記載，拼凑出一个輪廓来了。这一記載的突出特点是：在任何时代，当时通行的技术对继起事件的路向——即对社会变迁——起支配作用。从技术家的观点看来，人类只经历过很少几次席卷一切的社会变迁，即很少几次能量变换比率上的变化\*；而这几变化在時間上还隔开很远。历史黎明时期谷物的栽培及其改进，使人进入对周围环境的較大控制——用技术术语來說，就是进入了一个新的能量状态。同样，动物的馴养給了他新的控制功率，帶着他在进行控制的道路上再走远一步。这些因素的出现，依次在人生活其中的社会体制上引起了革命的变化。

但是，在这两次技术变化之后，从历史初期到十八世紀中，人沒有做出什么事来增大他的功率或改变他的能量状态。在这个长时期里，人所能生产的大致就是他用两只手所能生产的东西。当时同现在一样，能量的巨大儲存是有的。但是他对这些儲存的利用——他把能轉化为使用形态的能力——大致限于他能把所消费的食物能轉变为手所做的功的比率那么多。在无数世紀的岁月中，人自己的身体，无论是自由人也好，奴隶也好，是可用的唯一能量变换引擎。

直到十八世紀中叶，耕一畝地，采一方石，运一方石，或完成任何一定的工作，所需人时(man-hour)数，依旧大致同六千年前一样多。我們习惯于把这长达六十个世紀的一段时期設想为一个社会体

---

\* 原文为“conversion changes in the rates of energy”，从上下文看，疑为“changes in the conversion rates of energy”之誤。类此使用科学术语不确切的情况，书中屢见不鮮。——譯者